

## 龍眼樹

小時候回家，總第一個推開車門跑下崎嶇的土礫小巷。三五歲大的小孩兒歪歪拐拐還沒跑到屋前，就有人從裡面拉開了門，彎腰將我抱起。陽光通常很烈，南台灣潑辣的夏日午後正瘋狂的曝曬，一院子胡亂的鳴蟬迎著人進門。抱進了客廳，小孩降落在榻榻米上開始蹦跳玩耍。整幢房屋忽然鬧哄起來，人口進進出出，所有聲響鑽進幼兒耳裡時有著聆聽的思想和眼睛，有時穿引，有時閱讀。

整座房子是純日式的建築。未經改建，原就是日治時期的糖廠職員宿舍。外頭木式大門推開，先踩進主屋前的庭院。右側有些凹角的大鐵盆擺著，龍頭流水洗菜。倚著大門停了兩輛腳踏車，一台髒黑舊爛，一台光潔白亮、上週剛買。主屋的屋簷向外延伸，沿著遮蓋院子的後半。那裡搭起了小桌，堆著落落幾大鐵盤陰乾的蘿蔔。眼前就是進屋的拉門。右側小窗看見廚房，奶奶兩手插放後腰站爐前看著鍋滾開的滷肉。年久的拉門使點力推才滑得開，隨意把鞋踢在玄關，一屁股坐上高度恰好的屋內地板。日本卡通裡總有回家脫鞋時朝屋裡大喊「我回來了」的好孩子，這裡沒人那樣做，格局倒是同樣由地上墊起一層落差，進屋撲鼻就有多年榻榻米的淡草香味。

過屋裡客廳後方與深處房間之中，有條與整幢屋樑同樣木造的中廊。左右邊各有拉門的房間，盡頭是廁所，從前端房間出去能通到廚房。幼稚園小孩還在跑跳時，大表姐就在最裡間和室讀書。那時的高中生對我而言已經非常成人，桌上堆滿的參考書花花綠綠，邊角過度翻看充滿皺紋。那段時光當中，大表姐的模樣就是她背影的形狀，吃飯也不大踏出房門。二表姐和小表姐還讀國中，逗玩著小動物那樣在客廳裡陪著我。奶奶廚房忙著，爺爺出門買東西去，或待在房裡翻著報紙。這樣的和室建在酷夏當中，與大半段辛辣的台灣南部相較顯得涼爽。小不點高度的我總愛在院子亂玩一把，那時手心觸地滾燙的溫度卻顯得異常柔和，鵝卵石表面那樣溫馴均勻的傳導，收起手來還有些貫連的餘溫持續發酵，放到鼻下熏著都不感覺燥熱。

巷弄入口有棵幾十年的龍眼樹。每到這樣的燠暑季節，枝頭就落著滿樹的圓飽果實，一串串拉低了高張的枝桠。爺爺和爸爸總挑個早晨或傍晚戴上斗笠，拿著梯子到巷口採滿幾籃的龍眼。媽媽在樹下接著，有時斷顆離枝的果子，俐落的手指左右一壓就脫了殼送進我嘴裡。方才離開大樹幾秒的龍眼似乎真有些野生的汁液，帶著衝鼻的香氣連同吞嚥爆炸出獨獨垂墜的味道，因而在胃裡也生長出一棵相同的龍眼樹，隨時招搖的攬起一身鮮香。

所有日本式的屋樑堆架起來，不知不覺築起了一座隔絕的海洋。當房屋以外的鐵道、糖廠、草原全被夷平時，還有不斷的河流匯集，直到我的成長過程當中都能有與那塊土地共同的記憶。一切漫流的水源柔迴在同樣的地方，彷彿已在腳下的位置生了根，往深處蔓長出極其輕慢而濡軟的褶皺。層層漸次拍游的波動之間，竟也隨時間接收了長久以來沉澱的笑聲與心事。拔根的心事，整區糖廠範圍都是政府屬地，早說過要再開發，街坊鄰居大多已經買了新房搬走，而爺爺怎麼也不肯搬遷。

除去房屋所在的整條老宿舍巷弄，周圍夷平的區塊蓋起了麥當勞、加油站、量販店。巷口那棵遮天的龍眼樹，每到夏季顆顆深棕色的果實纍纍，沿著爺爺爬梯所能觸及之處甸甸的垂掛。緊密伸張的枝頭上所有翠翠搖動的夏葉，正好在午風微微的吹送中將那些愈形巨大的建物虛掩了起來。

拆遷通告不知下來了第幾張，並非不被夷平，只是跟著日子反抗。同條巷弄的鄰居婆婆時不時吆喝，說下週就要搬走了，隨意寒暄幾句不忘要大家勸勸爺爺。姑姑們和爸爸早覓好新房子，腳踏車十幾分鐘的距離，買了幢獨棟透天厝。政府單位日益緊逼，家中物品開始搬遷。單層平面的老房，這樣的時候才見得到歲月的堆積。一車一車運走，老房逐漸變得空蕩。終於第一天住進新家時，爺爺沒有過來。而在那天之後，他也一直沒有過來。

爺爺就那樣獨自一人住在日本老房裡。近十個人同時生活的屋子，只爺爺住著更加顯得過於巨大。說了除非挖土機開到門前，他是不會走的。拆遷令一再催促，爺爺仍沒有放棄。那段時間裡和表姐們偶爾騎車回舊家，推門見爺爺坐在榻榻米上看電視，恍然以為與從前並無不同。爺爺在那間屋子裡顯得最為自由，不能再到其他任何地方生活。笑著塞給我們幾塊糖果餅乾後，送我們騎車回家。可我們的家竟與爺爺的不同。騎出巷口時，迎面就是屋頂煞藍的加油站，忽地從所在之處望去，彷彿就是爺爺的草原。左方台糖量販店，像幾十年前那樣冒著熱煙，還是那座日本人建造的蔗糖加工廠。與爺爺相隔數十年的孩童，卻在遙遠歲月的心靈深處有著張明白的地圖。見爺爺在家門前揮手的模樣，不問什麼竟也足夠用以理解。一家人開始分開生活，除去年節假日爸爸也鮮少攜我們回家。有時期待這麼拖拉下去，爺爺能永遠住在那間屋子裡不必離開。

剛在這樣稍微搖擺、略略期待的景況當中生活，以為拉鋸才要開始，爺爺卻進了醫院。宿疾再發，且不知爺爺隱瞞症狀多長時間，當地醫院已無法處理，直接送

到了台北。那時已進小學，偶爾才能到醫院探病。來到了治病的地方，爺爺的神情卻比在家裡病著更為憔悴。沒有多長時間，爺爺就要走了。最後幾小時救護車飛鳴著南下兩百公里，一路送爺爺到家。不知幸或不幸的回到了家，卻不是舊屋，駛進新家巷弄。那間日本老房隨著爺爺的離開，整塊地電光石火的被夷平，彷彿有什麼人在旁窺伺已久那樣。不知爺爺是否遺憾，最後仍沒能守護他的屋子，也許一併拔走了他所生根壯大的靈魂。

爺爺走了，剩下奶奶一人。小姑姑去給人算命，算出奶奶不能在新家生活，必須搬離那裡。無人能阻擋的神旨聖意一下，小姑姑也在電光石火間就看了房子，定好下月就要帶奶奶到北部同住。反對意見有之，卻在神明的意思面前起不了效用。於是爺爺剛走的家庭，瞬間被拆離了根生之地。又一個新家是大樓公寓，預售屋打著富麗招搖的模板，好像整座建築都得要閃著鈔票的金光。奶奶搬進了其中一間房，遺落其他空谷一樣的剩餘部分，懸在巍巍的邊枝上生活。離台北近了，能看奶奶的次數變多，卻竟像見著爺爺在醫院瘦愁的臉孔，日復一日的空曠。

才又沒有多長時間，奶奶也病了，剛查出就是末期。相隔不到一年，而奶奶甚至沒能在她的家裡，即便病著。偶爾提起想要回家，七嘴八舌的親戚們總說台北大醫院好，治好了再回。等待著治好的那一天，可還沒有到來以前奶奶也要走了。仍然那樣飛駛回南部，最後一秒鐘讓奶奶在自己家裡閉上眼睛。不滿一年時間，都還記得紙花折法的兒童只是一聲不能吭的在靈堂邊待著。葬儀社的大卡車載著一家子人從靈骨塔回家。自小姑姑帶奶奶到北部後，竟還是全家人第一次重聚在家鄉。卡車後方露天載物區左右各裝了整排長椅，讓兩邊的人整途峙凝的對望。終於小姑姑率先打破沉默，哇地就哭出聲來，迅速波及左右各處。整車就像載著泣涕的擴大器，沿途播送公開的輓歌。大群難得重聚的人們回到新家，幾個人到廚房熱飯菜，幾個人在沙發上相互致哀，未成年者我及一眾表兄弟姐妹在旁識趣的安靜。

那樣的悲傷極其堅硬，無論如何試探都得不到更多訊息，無論如何亟欲理解都不能穿透眼前過於嚴密的血親之親。可是對於兒童而言，死亡其實具有非常純粹的形象，當下就能作為一個選擇，為內心過於錯綜的路途門上正確的來向，開出該去的地方。回台北時爸爸開車經過了舊家。雖說舊家，已然是一片草原，只剩那條車門一開就要奔跑的巷弄還在。也許爺爺從前的草原也是那樣的吧，現在造在了他的心靈之海上方。一切他所累積生根的眷愛，透在傍晚的橙橘亮光當中，幾乎也要散出幽弱的馨香。

爺爺奶奶都不在家鄉了。一手擋在夕陽光前、幾道刺人的霞色穿過指縫闖進瞳孔時，還未察覺從此再沒能回去。我在台北一刻不能停留的繼續長大，讀了國中，讀了高中。艷夏當頭偶爾想起南部的烈日，打著陽傘只覺全身毛孔積鬱，淋一身西北雨都不能稍微通透。好像乘了那台北上的車，轉身就成了鎮日讀書只剩下背影的形體。

整日整日待在冷氣房讀書，開始嚷著要回南部，沒人在也要住住房子透氣。爸爸說好，畢竟從小長大的地方，早也想要回家看看。日程排不出空，幾個姑姑約定了年節大家一起回去，終於有個眾人團聚的機會。然而命運並不，沒有多久一瞬間帶走了爸爸。

爸爸那樣走了。直到闔眼的一刻，都再也沒有回到他的家鄉。幾年光景裡所失去的人，循著時間遽轉竟愈發膨脹，愈發遙遠。沒有時間，變得再也沒能回去。希望那棵巷口的龍眼樹年年盛開，如此便能藉由當時搖曳的虛幌之象，持續為那塊土地蔭覆。希望巷弄土坡還崎嶇難行，旁人踩過路沿時，沒有孩童三歲的輕邁。希望熾烈的陽光蒸淨那座海洋的每一滴水跡。繼續作一座草原或否，都不再引來其他旁支之流，以我們駛向台北的那台車為最後的印記，永遠烙在原地不被遺忘。